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成果



# 官话方言 呼语韵律特征

陈鹏飞 李文捷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成果

# 官话方言呼语韵律特征

陈鹏飞 李文捷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话方言呼语韵律特征 / 陈鹏飞, 李文捷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1.7  
ISBN 978-7-310-06122-8

I. ①官… II. ①陈… ②李… III. ①北方话—方言研究 IV. ①H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40700 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官话方言呼语韵律特征  
GUANHUA FANGYAN HUYU YUNLÜ TEZHENG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陈敬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 插页 270 千字  
定价: 76.00 元

---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8339

## 内容简介

呼语是指人名词或指人名词的代用成分用于称呼时的语法形式。在形态丰富的语言中，呼语往往带上显性形态标记。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但是，名词呼语在言语中往往发生音高、音长、音量方面的变化。

本书用实验的方法，从调形、调阶、调域、时长、音量五个方面，对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方言中五类不同结构的呼语名词进行实验研究。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到第七章是对北京方言、天津方言、青岛方言、锦州方言、开封方言、合肥方言的实验分析；第八章是结论以及对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本研究发现了汉语官话方言呼语高调阶、窄调域、高点平化等韵律特征，并对方言中一些特殊的音变现象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 作者简介

陈鹏飞，河南林州人。1994年在河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在河南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师从任继昉先生；2003年在南开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石锋先生；2004年至今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和实验语言学。出版专著2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其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等10余项。

李文捷，山西大同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 前 言

“呼语”是指人名词或指人名词的代用成分用于称呼时的语法形式。在有些语言里，名词用于称呼时会带有屈折或附加形态标记，并以此使名词称呼形式与名词原形构成区别。一般认为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名词是用于称呼还是用于指称，在形式上是不那么容易区分的。

那是不是说，汉语名词的称呼形式与原形就没有区别呢？或者说，汉语名词用于称呼，就真的没有一点形态标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一个前提：语言的哪些特征能算得上是形态标记？词缀是标记，元辅音屈折是标记，这样说，大概是不会有分歧的。那进一步问，名词用于称呼时放在其前后的、相对独立的叹词算不算标记（就像藏语的呼格标记那样）？音段性的元辅音是标记，超音段的音高、音长、音强是不是标记？要是这样问下去，就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是否承认汉语的广义形态上来了。

本书无力在宏阔的理论问题上深入挖掘，所以愿意以语言事实为材料，从琐碎的数据和图形中考察一下汉语名词用于称呼时都有哪些特征。想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共性的规律，哪怕是倾向性的规律。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一些术语的使用，尽量采用中性的术语，比如不使用“呼格”，而使用“呼语”。

本书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成果”，项目名称为“官话方言呼语韵律形态的实验研究”（项目号：TJZW18-008）。研究用实验的方法，从音高、音长、音强三个维度，以及调形、调阶、调域、时长、音量五个方面对汉语八大官话方言中的五类名词称呼形式进行考察。五类名词是单音节亲属称谓、重叠式亲属称谓、重叠式人名、两字组人名和三字组人名。八个官话方言选点是这样的：北京官话的代表点是北京，冀鲁官话的代表点是天津，东北官话的代表点是辽宁锦州，胶辽官话的代表点是山东青岛，中原官话的代表点是河南开封，西南官话的代表点是四川成都，西北官话的代表点是甘肃武威（凉州），江淮官话的代表点是安徽合肥。选青岛和武威（凉州）方言作为代表点，是考虑到前者是三调方言，后者是两调方言，调系简单的方言也许更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本书最后纂集时，我们把成都和武威方言删除了，原因是成都方

言两位发音人原始音频质量不高，样本数量太少；武威方言作为两调方言，发音人之间乃至同一发音人三次发音之间字调都不够统一。不过在最后一章的总结里面，还是把成都、武威的呼语特征保留了下来。留下这么一点儿遗憾也有好处，万一将来有同好感兴趣，可以拿这两点做一个大样本实验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进行比对。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研究缘起、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是北京、天津、青岛、锦州、开封、合肥六点方言呼语韵律特征的实验研究；第八章是总结。其中第二章至第七章的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相同，只是分析对象有别，各位读者在阅读时可各取所需。

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把语音和语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粗陋错讹之处难免，倘得各位大方之家指正，定不胜欢喜！

陈鹏飞

2021年2月28日

# 目 录

<b>第一章 引言</b>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4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14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7
<b>第二章 北京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22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22
第二节 北京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25
第三节 结论 .....	58
<b>第三章 天津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60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60
第二节 天津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61
第三节 结论 .....	91
<b>第四章 青岛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93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93
第二节 青岛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95
第三节 结论 .....	129
<b>第五章 锦州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131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131
第二节 锦州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132
第三节 结论 .....	155
<b>第六章 开封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157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157
第二节 开封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158
第三节 结论 .....	182

<b>第七章 合肥方言呼语韵律特征实验研究</b> .....	184
第一节 实验说明 .....	184
第二节 合肥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 .....	186
第三节 结论 .....	214
<b>第八章 总结：官话方言呼语的韵律特征</b> .....	216
第一节 单音节亲属称谓呼语的韵律特征 .....	216
第二节 重叠式亲属称谓呼语的韵律特征 .....	219
第三节 重叠式人名呼语的韵律特征 .....	221
第四节 两字组人名呼语的韵律特征 .....	223
第五节 三字组人名呼语的韵律特征 .....	225
第六节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228
<b>参考文献</b> .....	231
<b>后 记</b> .....	236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言语事实

名词，尤其是指人名词，在言语交际中，往往有面称和背称之别，这可能是选用了不同的词所致，比如“父亲”“母亲”往往用作背称，“爹/爸”“娘/妈”往往用作面称。但是，在有些方言里，背称和面称的区别是通过加缀或屈折形式构成对立，比如：

		背称	面称
河南林州	哥	kɿ <sup>31</sup>	kɿ <sup>15</sup>
	娘/爷	niang <sup>312</sup> /iə <sup>312</sup>	niang <sup>15</sup> /iə <sup>15</sup>
	姥姥	lau <sup>55</sup> lau <sup>0</sup>	lau <sup>11</sup> lau <sup>55</sup>
	舅	tɕiəu <sup>15</sup>	tɕiəu <sup>11</sup> tɕiəu <sup>55</sup>
山西河曲/临汾	爷 <sub>祖父</sub>	ie <sup>13</sup> /ia <sup>13</sup>	ie <sup>35</sup> /ia <sup>35</sup>
	娘 <sub>祖母</sub>	niang <sup>13</sup> /nyɔ <sup>13</sup>	niang <sup>35</sup> /nyɔ <sup>35①②</sup>
北京话	奶奶	nai <sup>214-21</sup> nai <sup>0</sup>	nai <sup>214-21</sup> nai <sup>55</sup>

以上面称和背称，主要是通过声调屈折构成对立<sup>③</sup>。有些方言中还有通过韵母屈折构成的对立。比如：

① 孙玉卿. 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3. (孙文使用的术语是“对称”和“叙称”)

② 王临惠先生赐告, 山西临猗方言父系亲属称谓类化现象也有类似变调。详参王临惠. 山西临猗方言声调演变中的例外现象[J]. 中国语文, 2009(1): 78-80. 支建刚先生同时指出, 山西襄汾方言“爷、娘”用于呼语会变成降调。看来, 名词, 尤其是亲属称谓名词在用作呼语时的声调变化不是孤立现象。

③ 河南林州方言属晋语, 单字调调值阴平 31, 阳平 312, 上声 55, 去声 15。上面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亲属称谓各举一例, 实际上, 上面面称标记的调值仅仅反映调形, 与呼语相关的调域、时长、音量等因素这里并没有反映出来。

		背称	面称
河南浚县/尉氏 <sup>①</sup>	妈	ma <sup>35</sup>	me <sup>35</sup>
江西安福 <sup>②</sup>	爸爸	ba <sup>24</sup> ba <sup>0</sup>	(远呼) ba <sup>24</sup> bo <sup>51</sup>

江西安福方言属赣方言，其远呼形式不仅仅要变韵，还涉及变调问题。既有音段音位的屈折，又有超音段音位的屈折。安福方言还有一种近呼方式，在以[i]结尾的名词后加上[e]，在以[a]结尾的名词后加上[a]，这是以加缀的方式使面称与背称形成对立，山西忻州方言也有类似情况。如：

	背称	面称
江西安福 <sup>③</sup>	妈妈 m <sup>41</sup> ma <sup>44</sup>	m <sup>41</sup> ma <sup>44</sup> a
山西忻州 <sup>④</sup>	爷爷 <sub>祖父</sub> iɛ <sup>31</sup> iɛ <sup>31</sup>	iɛ <sup>31</sup> iɛ <sup>31</sup> ia <sup>31</sup>

上面面称与背称的对立全都是方言中亲属称谓的示例。至少，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面称和背称的对立不仅仅是换用一个词那么简单，还可能涉及变韵、变调、加缀等形态手段。事实上，就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即便是变韵、变调、加缀也不能全部反映汉语方言名词用于面称时的语音特点，其他的变化，比如调域调整、时长、音量因素的变化也参与其中。

面称和背称的对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同时，在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中也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

为讨论方便，以下将使用“呼语”这一术语来表示面称，用“引称”表示背称。同时，在综述“呼语”研究现状之前，需要先确定一个并不太完整的定义，“呼语，是指人名词或指人名词的代用成分用于称呼时的语法形式”<sup>⑤</sup>。之所以要启用两个新的概念，是因为面称、背称这样的说法是单纯基于言语交际行为命名的功能性概念，而现在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其言语交际过程中的功能问题，还有实现该功能时的形式表现，就本研究而言，更加关注名词实现称呼功能时的语音（音高、音长、音强等）表现形式。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呼语并不完全等同于面称，像江西安福方言那种远呼，往往不是“面”称，但是却具有明确的“称呼”功能。

① 河南浚县、尉氏例分别由辛永芬、鲁冰先生提供。

② 胡丽珍，雷冬平. 江西安福方言的呼格形态[J]. 语言研究，2015（2）：96-98.

③ 胡丽珍，雷冬平. 江西安福方言的呼格形态[J]. 语言研究，2015（2）：96-98.

④ 孙玉卿. 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03.

⑤ 这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功能性定义。说它不完整，是因为呼语用于称呼，是其主要功能，后面还会提到，呼语，至少还有表明人际关系的功能。

## 二、汉语呼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呼语在汉语学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理念有关；也与汉语研究“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研究传统有关。

作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学派，形式语言学试图构建一套形式化的系统规则，从语言结构层面寻找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但偏偏“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没有形态变化，也就无所谓结构<sup>①</sup>。再加上书面语中，汉字不能充分反映呼语词的语音特点。所以，句法研究往往把呼语当成句外独立成分对待。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

呼语和主语的区别是什么？祈使句“妈妈，走了！”和陈述句“妈妈走了”，区别难道仅仅是祈使句中名词“妈妈”后边的停顿吗？

呼语名词和主语名词有没有音节节律限制？比如什么时候倾向于用单音节，什么时候倾向于用双（多）音节？

呼语名词（比如“奶奶”）本身是一个韵律词，在进入句子之前，有固定的韵律模式，在用作呼语时其韵律模式有何变化？

呼语名词独立于句子后续动词，独立成句，实际上就是个独词句，作为一个句子，承载发话人说话时的语气、情感和态度，那么，呼语独词句有没有特定的语调模式？语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对其作为韵律词的韵律模式进行调节？又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具体而言，进入语句的呼语名词，其音高、音长、音强相对于作为韵律词的呼语名词而言有何变化？

本书主要关心最后一个问题——汉语呼语韵律特征，其他问题在综述时也会涉及。

## 三、研究意义

### 1. 研究范围的拓展

目前国内呼语研究注重区分称谓（address）与称呼（vocative），两者之中又以研究称谓语者居多，呼语研究较少；另外，国内的呼语研究多从语用学角度切入，注重呼语交际功能研究，忽视了呼语语音特征研究。呼语是泛语言现象，呼格却只存在于古代语言或现代少数语言中。因而，相对于屈折、附加等形态实现手段，韵律手段更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汉语方言众多，研究汉语方

<sup>①</sup> 其实，即便是在形式上，呼语也有自己独立的结构，比如“妈妈，走了！”和“妈妈走了”在书面语中也需要有标点符号把呼语的“妈妈”与主语的“妈妈”区分开，主语属于形态句法范畴，而呼语则不必与后接动词保持一致关系。

言呼语的韵律特征或韵律形态，不仅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汉语方言特点，比较汉语方言呼语共性，对于推进类型学、形态学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 2. 研究深度的挖掘

对汉语呼语的研究，目前大多还停留在“口耳之学”层面。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呼语存在韵律形态特征，但是对呼语韵律形态特征的描述还缺乏科学数据支撑。本研究从音高、时长、音量等方面深入观察汉语方言呼语声学特征。并试着回答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北京话亲属称谓呼语中的高平现象在汉语方言中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北京话中呼语变调现象是单纯的音高变化，还是伴随有音量、时长的变化？字调、词调与呼语语调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样？亲属称谓类呼语与人名类呼语的韵律表现是否一致？汉语方言中的呼格（如江西安福）是否单纯的音段音位变化等。

## 3. 对于普通话教学和汉语史研究的应用价值

初步研究表明，在汉语各方言里，呼语具有比较明显的韵律特征，但是普通话里呼语的韵律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这与汉语呼语研究的不足是密切相关的。普通话（语音）教学不仅需要正音，还需要“正（语）调”。

呼语研究对汉语国际教学（尤其是口语教学）也具有应用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汉语越来越国际化，一些留学生在用汉语呼语时常有“洋腔洋调”，这固然跟汉字缺乏表音性、汉语拼音不记录语调（轻声除外）有关，也和目前汉语学界与呼语相关的研究较少有关（几乎没有教材提到呼语的韵律特征）。

呼语研究对汉语史及语言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过呼格？从有呼格的梵文源典翻译成无呼格的汉语，对中古汉语句法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翻译佛经中的“唯”乃至后来发展出来的“喂”<sup>①</sup>，与汉语呼语有没有语音联系？以上尽管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但研究结果或为汉语史及语言翻译提供重要借鉴。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呼语研究在汉语学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的尴尬是：“呼语或呼

<sup>①</sup> 朱庆之先生认为这是中古、近代汉语的呼格标记。参朱庆之，论汉译佛经句法独立之称谓词前的代词“此”和“汝”[J]. 语言研究，2017（2）：7-14.

格研究在世界语言学界已经被长期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呼语兼具语言系统属性和言语行为属性双重属性，而不好界定其单一性质，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很多语言中缺少形态学意义的呼格标记造成的。”<sup>①</sup>就目前检索的材料来看，关于呼语或呼格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其形态标记(包括语音形态和句法形态)和语用功能，前者注重从(狭义)形态、韵律和句法结构方面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特征描写，属于形式派研究；后者则注重从言语交际和言语行为方面对其功能进行描述和解释，属于功能派研究。由于呼语的双重属性，两派在界说、描写或解释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本节综述呼语和呼格在世界语言学界和汉语学界研究的历程，并重点述评呼语韵律形态标记方面存在的各种争论。

## 一、呼语界说

### 1. 国外的研究

关于 *vocative* 术语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学者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来解释该术语，尽管现在研究的重点仍然基于形态学层面的呼格标记，但在韵律、语用、句法层面对呼语的挖掘也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西方，呼格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传统描写中，例如拉丁语中 *Quō vādis, Domine?* (您要去哪，主人?)<sup>②</sup>，其中的 *Domine* 是说话人用来称呼主人的表达形式，这一形式与主格 *Dominus*、宾格 *Dominum* 构成对立，在拉丁语中 *Domine* 是呼格形式。这是讨论呼语的较早阶段，传统上呼语主要在格范畴内进行讨论和研究，形态丰富的语言有成系统的呼格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呼语的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学者给 *vocative* 下了不同的定义。形式语言学派从语言系统性视角观察呼语的结构特点，如茨维基(Zwicky, 1974)“呼语是直接称呼语，主要是以名词短语的形式单独出现或附加在句子/话语上，用于引起听话人的注意，或强调说话人或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向听话人表达自己的态度或情感”<sup>③</sup>。这是一个偏向于功能性的定义，但是茨维基(1974)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强调“呼语……是句子层面产生

① Sonnenhauser B. & Patrizia N. A. H. *Vocative: addressing between system and performance*[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3:1.

② 布莱克(Barry J. Black). 格范畴(第二版)[M]. 邵琛欣,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拉丁语中的呼格只有在阳性单数人称中有区别形式, 关于呼格是不是“格”, 学界有争论。)

③ Zwicky Arnold. Hey, What's your name[C] //Michael La Galy, Robert A. Fox, and Anthony Bruck (eds.). In *Papers from the Ten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April 19-21, 1974*.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4: 787-801.

的特殊语调现象，……与句子中的动词（陈述）不发生直接关系，……具有句法非整合和非动词直接论元”等特点，注意到呼语是一种语调现象，非动词直接论元，这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基于句法的形式派定义。莱文森(Levinson, 1983: 71)也承认呼语的句法范畴地位，认为“呼语是用来指称受话者的名词性短语，但未在句法或语义上作为谓词的论元并入；在句法位置上并没有依附性”<sup>①</sup>。

功能派则更加注重从呼语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表现出的功能特点定义呼语。如贝奇和伯格(Betsch & Berger, 2009: 1023)给出了一个更具功能性的定义，他们将“呼语”视为“标记称呼形式的一种传统手段”<sup>②</sup>。丹尼尔和斯宾塞(Daniel & Spencer, 2009: 626)也采用了一种功能定义的方法，他们将呼语定义为“一种用于呼唤、吸引或保持受话人的注意力的形式”<sup>③</sup>。兰布雷希特(Lambrecht, 1996: 267)将呼语的功能描述为“引起受话人的注意，以建立或维持该受话人与某些建议之间的关系(即提示受话人注意接受信息)”<sup>④</sup>。沙登(Schaden, 2010: 176)则尝试给出一个“狭义的”语义学定义：“说明或描述受话人身份的名词短语”，并且“除了称呼之外，没有其他功能”。他认为“呼语是独立的，其意义构成独立于索绪尔所认为的语言形式系统，并且，呼语意义似乎完全产生于发话人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性表达”<sup>⑤</sup>。在他的分类系统里，呼语仅指那些“被识别或描述为受话者的名词”。其他情况，例如代词，或者诸如主祷文“天父”，也可以视作呼语。这似乎表明，在他的理论假说里：某些名词短语具有呼语固有的特征。此外，他推论呼语具有“三个语义功能”(Schaden, 2010: 183)：识别、表述和激活<sup>⑥</sup>。这种区分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是否已预设先存在称谓语(呼语的识别和激活功能就是这种情况)；第二，进而，称谓语必须继续存在(呼语的确认功能)。考虑到“语义”是“经过语言编码的意义成分”，沙登用这种方法定义的“呼语”是特定名词短语的固有语义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名词

① Levinson Stephen.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转引自 Sonnenhauser B. & Patrizia N. A. H. Vocative: addressing between system and performance [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3: 2.

③ Daniel Michael & Andrew Spencer. The vocative - an outlier cas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26-634.

④ Lambrecht Kund. On the formal and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ics and vocatives: Evidence from French [M]. In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Adele Goldberg (ed.).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6: 267-288.

⑤ 转引自 Sonnenhauser B. & Patrizia N. A. H. Vocative: addressing between system and performance [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3: 2.

⑥ identification, predication and activation.

短语就同时具有了呼语用法和非呼语用法两种属性。

从以上形式派和功能派对呼语的定义可以看出来，呼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不只归属于某一个语言子系统。呼语只有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这与形式语言学整齐的规则系统相矛盾；但呼语又可以在形态上、韵律上和句法上被编码，这又说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言语交际现象。单纯从形式结构层面或单纯从言语交际层面定义呼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两派定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任何语言都需要实现呼唤的功能，但并不是任何语言都有传统的呼语形态标记。从功能出发，比较语言间呼语或呼格形式化手段的差异，在语言形式系统和言语交际功能理论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这或许是呼语跨语言比较的可能路径。否则，与呼语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形式手段（传统的屈折手段、附缀手段除外），比如韵律手段、句法手段，有可能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

## 2. 国内的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相关术语有很多，主要有“称呼语、称谓语、呼语、呼格”等。“称呼语”和“称谓语”的研究历史悠久，国内自《尔雅》就对称谓语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明吕坤《交泰韵》论“转声”也提到北方方言里“哥”“姐”称呼时的变调问题。指出“哥本平声，北俗单呼一字，则作上声”。但是吕坤没有认识到“哥”用于称呼时的声调变化是语调原因，仅将此类变化归之于“俗声”，认为类似的变调仅仅是方言“转以相叶（韵）”的结果，“但可作歌曲口号，难入冠裳文字”<sup>①</sup>。陆宗达、俞敏（1954）谈到北京话的“姐姐”“奶奶”“姥姥”用于称呼后字变阴平时说：“这是一种格的变化，背地称呼用主格或普通格，当面叫用呼格”<sup>②</sup>。后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称呼语”和“称谓语”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研究集中在社会文化、语用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使用“呼语”的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研究内容：第一，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从英语、俄语中引入“呼语”的概念，如庄和诚（1988）<sup>③</sup>、卢卫中（1992）<sup>④</sup>等，这一阶段对于呼语的研究主要基于对比语言学对呼语进行比较研究；第二，

① 此例承蒙王临惠先生赐告，谨致谢忱！

② 引自陆宗达，俞敏. 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中华书局，2016：27.（本书初版上册由群众书店于1954年出版）

③ 庄和诚. 英语呼语探讨[J]. 外语研究，1988（4）：65-68.

④ 卢卫中. 英汉呼语探讨[J]. 外语研究，1992（4）：50-53，64.

在现代汉语语法中，讨论“呼语后置句”这一语法现象，如玉柱（1983）<sup>①</sup>、冯志纯（1985）<sup>②</sup>等，第二阶段主要基于语法层面讨论呼语在语用层面的语法性质。

目前，所见文献中“呼格”的概念也是从国外翻译而来。在沈家煊所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将 *vocative* 译为“呼格、呼语”，在用屈折形态表示语法关系的语言里，指名词短语用作称呼语时所带的格形式。同时他指出，英语中用独特的语调附加在呼语上来代替屈折形式表达，例如 *John, are you ready?*<sup>③</sup>由此可见，“呼格”并不仅仅在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存在，在现代英语、汉语中也同样存在。

关于呼语界说，总结如下：一是基于语法或形态层面，称为“呼格、呼语”，英文为 *vocative*；二是基于语义或语用层面，称为“称呼语、称谓语”，英文通常译为 *forms of address*。呼语的基本特征有：

第一，形式上，呼语经常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

第二，功能上，呼语主要是提示听话者注意接收话语信息，除此之外呼语还可以体现双方的人际关系，进行情感传递；言语交际过程中，呼语用在话轮开头，能起到引发新的话轮的作用；

第三，句法上，呼语是独词句，位置较为灵活，但主要出现在话轮开头，也可以插入话轮之中。

本书是基于汉语韵律形态来研究呼语韵律标记特征的，所以为避免术语使用的分歧，统一称为呼语。

## 二、呼语的标记类型

呼语有结构标记，标记可以是形态的、韵律的或句法的。传统研究关注呼语的“显性”形态标记，这与讨论呼语是否被视为一个“格”有关，但是，也正是因为对显性形态的过分关注，导致人们忽略了那些用助词或语调标记呼语的事实。因为呼语在句法上的独立性及其“非论元”特点，并且，因为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呼语的语音特征，所以下面的综述主要相关呼语形态标记和韵律标记。

### 1. 形态标记

形态标记通常被认为是呼语的最重要的标志。安斯塔夫（Anstaff, 2008）

① 玉柱. 是倒装主语，还是呼语？——关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句法分析[J]. 天津师大学报，1983（4）：97.

② 冯志纯. 谈谈呼语、应答感叹语的句法作用[J]. 语文教学通讯，1985（11）：48-49.

③ 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第4版）[M]. 沈家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82.